

电影文学剧本

祝 福

鲁迅原著
夏衍改编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235.7

5

内 容 说 明

剧本根据鲁迅先生同名小说《祝福》改编，描写祥林嫂在封建社会的悲惨遭遇。祥林嫂被迫改嫁，在高利贷主的残酷剥削下，丈夫贫病交迫致死，孩子被狼叼去。祥林嫂无法生活，仍回鲁镇帮佣，但不为吃人的封建礼教所容，最后流落街头，冻饿而死。剧本深刻地揭露了万恶的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劳动人民的苦难，忠实地表达了鲁迅先生原著的精神。改编手法洗炼，刻划人物入微，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
祝 福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 物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 米 1/32 印 张 1 $\frac{3}{4}$ 插 页 2

1978 年 12 月 第 一 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数 1—7,000 册

统 一 书 号：10061·291 定 价：0.18 元



第 一 章

—

(鸟瞰) 远远的一个穷僻的山村。(音乐)
从模型缓缓推进, (溶入) 外景。

山坳里, 上十间破烂的茅舍, 疏落地点缀着。

(缓缓摇过)

(旁白) (低沉但苍劲的调子) “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, 这已经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, 大约四十多年以前, 辛亥革命前后, 在浙东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里。……”

(音乐)

(从茅屋摇到一条人们用脚走出来的陡削的山径。一个女人背着一筐柴, 渐近。)

她衣服褴褛, 形容憔悴, 额边流着汗, 近三十岁, 沉思似的没有表情。这就是祥林嫂。

迎面走过镜头。

从山坳后面转出一个人来。短打, 用一条黑汗巾束着腰, 辫子盘在头上。瘦削的脸, 机伶, 世故。他是祥林嫂

的远房亲戚卫老二。用手掌遮着夕阳，看清楚了之后，喊：

“祥林嫂。”

祥林嫂回过头来。

“打柴？”卫老二说。

“喂，”祥林嫂低声回答，“二哥。”

卫老二赶上了她，边走边说：

“你婆婆在家？”

“在。”依旧是低声回答。

走了几步，卫老二从背后看到祥林嫂发髻上的白头绳，用同情的调子：

“还给祥林带孝？唉，人死了，算啦，想开一点。”

祥林嫂低下了头。

走近茅屋。

（溶入）

二

小屋里。黑黝黝的，只从右边的小窗户斜射进一线夕阳的光线。祥林嫂放下打来的柴，推门进来。

一张板桌，两张条凳，婆婆坐在矮凳上勒乌柏。——这时候正是秋末。

“妈，卫二哥来啦。”祥林嫂搬了柴火到后面去。老二跟着进来，在条凳上坐下。

“大婶，好吗？”

婆婆动也不动，抬起头来看了一眼，唠叨地：

“好什么，人都死啦。”不自觉地看了一眼左手供着的祥林的半尺高的小牌位，和成了灰色的白布孝帏。

“老天爷跟穷人作对，今年柏子又是小年。”婆婆继续唠叨，把篮子里勒下来的柏子一扬，“五六棵树，才这一点。”

老二拿起打火石来打了火，吸起烟来。

“怨什么，今年不好，明年就好啦。”

祥林的弟弟阿根牵着两只山羊回来，经过门口，牵到屋后去了。

“看，阿根快长大了，”卫老二找到了题目，“他今年十五？”

“十六啦。”

“那就对。大婶，十六岁不算小，我看，也该给他成家啦，要是你有意思……”

婆婆爆发似的：“还提这个。饭还吃不上，还娶媳妇，祥林死的时候借的那笔棺材钱，越滚越大……”

老二的那双小眼睛望屋后睨了一眼，把条凳拉近一点，低声地：

“喂，大婶，不从她（用嘴向屋后努了一下）身上打主意？”

老太婆抬起头来，想了一下，站起来，望后屋大声。

地：

“喂，怎么的，还不去打水，天快暗了。”

祥林嫂提了水桶出去。老二望着她的背影，看她走远了之后说：

“年纪还轻，长相也不坏，……”喷了一口烟，停住。

“你有什么主意？”

“主意倒有。后山贺家坳里，有个贺老六，上个月托我给他找一个老婆，深山野坳，哪家姑娘肯嫁呀，他说，‘二婚头’也可以。……”

老太婆开门见山：“肯出多少？”

老二正要答话，阿根进来了。叫了一声二哥，坐下了。

老太婆看见他不讲，催他：

“怎么，噤了口啦。”

“数目不小，八十吊。”

“八十吊？”

“唔，大数目。你是精明人，可以算一算。给阿根订门亲，财礼算它四十吊，够体面了，还掉二十吊棺材钱，办喜事用十吊，不是还剩……”

“要一百吊，最少，九十。”

老二笑了。“唉，真是人心不足，荒年乱世，哪有这么好的买卖啊。又不是黄花闺女，”把烟管在凳脚上敲了

几下，站起来：

“那就算了。我又没有一个钱好处。”打算走的样子。

老太婆一把将他拉住：“你，讲话算数？”

“嘿，我老二哪一次骗过你呀。”

阿根插进来：“妈，卖地？”

“你别管。”将他支使开。

老二嘴上挂着奸笑，对阿根：“不卖死的，卖活的，卖了给你娶媳妇儿，好吗？”摸摸他的头。

老太婆鬼鬼祟祟地：“要是讲定了她不肯，……”

“不肯？那就抢亲。老规矩。（拍拍胸）有我。”

人影和脚步声，祥林嫂提了水回来了。

老二：“好，就这么办。（出门，有意讲给祥林嫂听）可是，借的那笔棺材钱，得早点还咯，中人不好做。”

阿根望望祥林嫂，又看看他母亲的脸色。

（溶入）

三

晚饭后，祥林家后进小屋，祥林嫂正在收拾碗筷，阿根轻轻地进来。外面秋蚕之声，月光如水。

“嫂嫂。”

她吓了一跳：“阿根，还不睡？”

阿根稚气地作出一种秘密的神气：“他们要来抢咯。”

“抢？抢什么？”

“抢亲，抢你……”

“阿根，谁说的？”

“方才卫老二跟妈说，卖了你，……给我……”

“当真？”祥林嫂紧张起来，“你……”

“喂，讲定了，卖到山坳里去，八十吊。”

祥林嫂面色大变，放下手里的活：“你不……骗我？……”

“谁骗你呀，人家好心，告诉你……”

祥林嫂失神似地坐下。阿根正要讲下去，……

“阿根！”老太婆在前面叫了。阿根匆匆走出。

四

前屋，油灯下，老太婆低声对阿根说：“方才二哥讲的话，不许说，懂吗？订了亲，开春就给你娶过来。……”

阿根有点害臊，低下了头。

（**摇过**）门背后，祥林嫂在听。紧张、恐惧和思虑的表情，看见老太婆站起身，连忙退回。

（**溶入**）

五

后屋，月光下，祥林嫂痴呆地站着，（**推进至半身**）她在流泪。

(音乐)

她终于下了决心。很快地回身，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包好，听听前面已经睡静，轻轻地拔开门闩，出去。回头看了一眼，拔步跑去。

(溶入)

六

路上，月光下，祥林嫂在荒路上奔跑，远远的犬吠声。

她终于跑到了到镇上去的“官路”。

(淡出)

第二章

七

(淡入)黎明，靠近鲁镇的路边，一条小溪流过路旁。祥林嫂又倦又饿，伏在溪边河埠上，用手掬起一些水来，洗了洗面，拍了拍昨夜跌扑中沾在衣服上的泥土。

一群鸭子在水上游过。

她茫然。

路边摆豆腐摊的阮大嫂拿了一些做豆腐的工具到河边来洗，走到埠边，看见有人蹲在那边不动，有点奇怪。因为她既不在打水，又不在洗东西。

“让一让。”她说，膘了一眼。“咦，你不是……祥林嫂？”

祥林嫂一怔，反射地想逃走，看见是阮大嫂，连忙招呼。

阮大嫂将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，已经看出几分意思来了。低声地：“怎么的，逃出来的？”

祥林嫂点了点头，求救的表情，哭了。阮大嫂催她：“说呀，哭什么？”

祥林嫂用袖子揩了一把眼泪，诉述：

“卫老二……串通了婆婆，……要卖掉我，……卖到山坳里去。……”

阮大嫂吃惊，有点同情：“卖你？”

“嗯，祥林，死了还没有半年……”

祥林嫂抽搐着，二人沉默了一会，阮大嫂说：

“那，怎么办？逃了出来……”

祥林嫂求救似地望着她。阮大嫂忽然想起似地，说：

“唔，试试看，前天听鲁家四太太说，她家里要一个帮工……”

祥林嫂眉间开朗了一些，似乎绝处逢生。

“鲁家四太太……？”

“谁不知道啊，鲁镇上，鲁四老爷家。好，试试看，我陪你去。……”拉起祥林嫂，阮大嫂继续说，“先去喝碗豆浆，梳梳头，换件衣服。”

二人上来。阮大嫂用手遥指：

“就是那边，大墙门里。”

祥林嫂抬头远望。

八

镇上的鲁四老爷家远景。（推近）大门。（溶入）

鲁四老爷的书房。

壁上挂着朱拓的大“寿”字，摹陈抟老祖笔法。对联一边可以看出八个字：“事理通达心气和平”，上一联是“品节详明德性坚定”。窗下案头是一部残缺的《康熙字典》，一部《近思录集注》之类。

鲁四老爷坐在太师椅里抽水烟，鲁四太太在折银锭，嘴里低声地念佛。

阮大嫂陪了祥林嫂进来。先向四老爷福了几福。

“四老爷，四太太。”阮大嫂用谄媚的口气说，“你们要用个女工，正好有个人从乡下出来，带来请你试试看。”

四太太继续念着佛，将祥林嫂上下打量着。祥林嫂显然已经在阮大嫂家里收拾了一下了，乌裙、蓝夹袄、月白背心。四老爷抬起头来，冷冷地看了一眼，忽然看到她头发

上扎着白头绳，皱了皱眉，显然是讨厌她是个寡妇。

“她是我娘家的邻居，死了当家人，家里苦，出来跑人家，四太太你看……”阮大嫂絮叨地说。

四太太这时才停止了手里的工作，站起来，再仔细看，看她手脚壮大，模样也还周正，决定用了。用不上劲的口吻：“好吧，留下来试试，就请你阮大嫂作个保。”回头来，瞧见在门边张望的小丫头阿香，“阿香，带她们到孔师爷那边去立个契。”回头对阮，“辛苦你，一切照老规矩。”

阮大嫂千恩万谢。

九

鲁家的帐房间。

帐房老孔指点着祥林嫂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“十”字。

小丫头阿香、四太太的小儿子阿牛挤着看。

— 〇

鲁家后门。

祥林嫂跟在阮大嫂后面。后门口。

阮大嫂叮嘱：“好好地在这里做，要勤快。四太太烧香吃素，爱干净，鲁镇上出了名的好人。”

祥林嫂尽点头。阮大嫂走了，又回头来说：

“要好好服侍牛官，他们家的命根子。”

(淡出)

第 三 章

— —

(淡入) 鲁家，已经是冬天了。四老爷耽在靠椅上，愁眉苦脸，阿香在给他捶背，四太太端了一炷香，从里面出来，插在窗口的香炉里，对天合十。

四老爷自言自语地：“天变了，快下雪了，天气一变，我的腰……”用手背捶自己的后腰部，对阿香，“这里，重一点。”

祥林嫂端了一碗热腾腾的桂圆汤出来，放在四老爷前面的茶几上。她在这里做了一些时候，面色红润了，穿得干干净净。

四太太上好香，回到四老爷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拿起念佛珠来，看了祥林嫂一眼，说：

“去淘米吧，今天中饭早一点，老爷要去收租。”

“好。”祥林嫂随手把方才四太太吃过早餐的碗筷收拾了一下，下场。四太太继续说：

“身体不好，就让老孔去收收算了，顶多也不过十来担谷子。”

四老爷反驳似的：“谁说十来担？帐上还有三十几担，重阳赖到冬至，冬至赖到过年。这些穷鬼……”（咳嗽）祥林嫂量了米，端着淘箩从窗口经过，去淘米了。四太太看了她一眼，对四老爷：

“你说她寡妇，不好，（得意地露出一丝笑容）大家都说四老爷家用着了人呢，手脚勤快，一个男人抵不过她，……今年过年，可以不要添短工了。”

四老爷似笑非笑。忽然叫阿香：“叫老孔来，把帐簿算盘拿来。……”

— 二 —

小河边，祥林嫂正在淘米。

河对岸一个人影闪过，她没有注意到。

对岸是一个很小的村子，这个人看见祥林嫂，眼睛一亮，走近一些，半个身子躲在一个稻草堆后面，张望，证实了果然是祥林嫂。这个人就是卫老二。他点了点头。

祥林嫂淘好米，站起来，忽然看到卫老二，立刻神色大变，仓惶回身就走；卫老二想叫她，又住口，沿河跟着走。

祥林嫂愈走愈快。从一条叉路，阿香割了一篮地头上的青菜回来，看见她在跑，在后面喊：

“祥林嫂，……”

祥林嫂回头，拼命摇手对她示意，阿香不懂，跟上来。对岸卫老二止步，点点头，晓得她是在鲁家了。

— 三

鲁家后门口。

祥林嫂喘息未定，阿香好奇地跟在后面，似乎在问她。祥林嫂看见后面没有人了，低声对阿香说：

“就是他，卫老二，……”

“怕他什么，那……”

“不是，他会出坏主意。”二人入内。

(潜入)

— 四

鲁家全家吃中饭。祥林嫂还是惊魂未定，有紧张的神色，四太太看了她一眼，她匆匆把饭菜摆好，下去。

四太太问阿香：“什么事情，她失魂落魄的。”

阿香：“碰到了熟人，就是她的堂房哥哥，说要……”

四老爷眉头一皱：“对吧，我早说了，一定是逃出来的。”

四太太若无其事：“逃出来，怕什么？”

阿牛使劲夹了一大块肉，狼藉满桌，四老爷用筷子在他头上打了一下。阿牛扁扁嘴，欲哭。

(溶入) (音乐)

— 五

窗外，下雪。除夕晚上鲁家正在敬神祝福。

(溶入)

窗外的梅花开了。

(溶入)

— 六

小河边，早春时节，祥林嫂正在淘米洗菜，一群鸭子游近她淘米的地方，她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，泼水将鸭子赶开。

远远的一只乌篷船靠了附近的岸，祥林嫂看了一眼，面色变了。

船上的篷是全盖起来的。突然从里面跳出两个人来，一个是卫老二，另一个是“山里人”的大汉子。卫老二奸笑地和山里人做了一个手势，那人一跃上前，抱住她，把她扯进船里去了。祥林嫂正要大喊，尚未出声，卫老二把一块高丽布手巾塞住了她的嘴巴。

接着，祥林母亲和阮大嫂从船里出来。

路上，阮大嫂有点为难的神气：“叫我怎么说呀？”

祥林母亲：“方才不是，卫老二教了你了？不怕。”

阮大嫂勉强地走。

船很快地从岸边撑开。

(溶入)

— 七

鲁四老爷家。

阮大嫂和祥林母亲站在鲁四老爷夫妇前面，老孔站在门边，阮大嫂忸怩地陪着笑脸：

“她就是祥林嫂的婆婆，她家里……”对祥林母亲，“你说呀。”

祥林母亲倒很从容，她说：“回四老爷，四太太，实在对不起，开春了，家里人手少，地上没有人，只有老的和小的，想接她回去，……”

四老爷已经了然于心了，拼命抽烟，不理睬。四婶望了阮大嫂一眼：“那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，刚教会了，做熟了，忽然要走……”

祥林母亲接上来：“早想来了，走不开。要是四太太中意她，春花下了地，再叫她来……”

四老爷说了：“算了，既然她婆家要她回去，让她走吧。”回头来望了一眼老孔，“给她算算帐。”

祥林母亲十分高兴，连忙道谢。老孔上前一步：“方才我算了一算，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。全存在帐房里，祥林嫂俭省，一个钱也没有用。”

四太太很机敏地：“今天……？”